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35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中美比較文學
雙邊會議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美比較文學
雙邊會議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35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陆 韵 胡楠芳

责任编辑:黄蕴婷

责任校对:欧风偃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35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690-0591-2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G112-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4117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35)

Zhongwai Wenhua yu Wenlun (35)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591-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29.25
字 数	54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学术顾问

季羨林 杨明照 汝 信
李亦园 杜维明 袁行霈

主 编

钱中文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副主编

冯宪光(执行) 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吴兴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理论与
文化产业系主任
阎 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主任

组 稿

梁 昭

前言

中国 and 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也有相互交流的传统。从 1983 年至今，中美比较文学学界成功举办了 7 届双边学术研讨会。会议在中国和美国交替举办，时代的变迁、地理空间的变换让两国的跨文化交流拥有具有承续性又各自不同的主题。2016 年 7 月 1—3 日，由四川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联合主办了第 7 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会议。四川成都继北京、上海之后，成为第 3 个中美双边比较文学会议的举办地。

本届双边会议的主题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会议主席分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现任会长、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和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托马斯·毕比（Thomas Beebee）教授。“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而在 21 世纪的第 2 个十年，文化多样性的事实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如何在多文化、多价值的经验论之上讨论普遍性和差异性，是本届会议研讨的重点。鉴于会议举办地成都位于世界多生态和多文化的亚洲腹地，因此，会上除了关于“世界文学”“变异学”及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以外，还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议题。学者发言中包括的多个文化主体、多种文化类型，体现了真正的“比较”行为，以及跨文化的对话。这表明，18 世纪由单一文化推演的“普遍主义”理念已经引起了足够的反思，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如今追求的是多个不同“个体”之间相交相容的“世界文学”。至于这种文学和文化的普遍性是否存在，我们还得寄望于个案的积累和理论的进一步突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多样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将会刺激比较研究的继续进行。

“中美比较文学专号”既是第 7 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会议的成果，也是会议的延续。全书分为 5 个栏目：“中美双边比较文学会议专栏”“‘世界文学’与‘终身成就奖’”“文学地域与族群表达”“符

号学专栏”“学术互动”。所选论文既有双边会议上发言学者的文章，也有会后的总结和相关的学术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中国西南为观察角度的比较研究。

编委 (以汉语拼音为序)

- | | |
|-----|----------|
| 方 宁 | 《文艺研究》 |
| 傅道彬 | 哈尔滨师大 |
| 高 楠 | 辽宁大学 |
| 龚鹏程 | 北京大学 |
| 陈国球 | 香港科技大学 |
| 黄鸣奋 | 厦门大学 |
| 蒋述卓 | 暨南大学 |
| 金元浦 | 中国人民大学 |
| 南 帆 | 福建师大 |
| 聂珍钊 | 《外国文学研究》 |
| 盛 宁 | 《外国文学评论》 |
| 陶东风 | 首都师大 |
| 童庆炳 | 北京师范大学 |
| 王 杰 | 上海交通大学 |
| 王 宁 | 清华大学 |
| 王先霈 | 华中师大 |
| 王岳川 | 北京大学 |
| 吴兴明 | 中外文论学会 |
| 吴予敏 | 深圳大学 |
| 吴元迈 | 中外文论学会 |
| 谢天振 | 《中国比较文学》 |
| 徐 岱 | 浙江大学 |
| 许 明 | 上海社科院 |
| 阎 嘉 | 四川大学 |
| 叶舒宪 | 中国社科院 |
| 尤西林 | 陕西师大 |
| 曾繁仁 | 山东大学 |
| 詹福瑞 | 河北大学 |
| 周 宪 | 南京大学 |
| 朱立元 | 复旦大学 |

目 录

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专栏

- 1 世界文学与西方中心主义 曹顺庆 吕雪瑞
- 15 论两本书名同为“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学术专著（1992—2003）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
杨玉英 译
- 24 短篇故事的全盛时期 〔美〕马歇尔·布朗
卢 婕 译
- 45 “情采通变”：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
黄维樑
- 91 “为世界而爱”：世界文学和人文主义 童庆生
- 103 The Integration of Ecocritic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Win-Win Academic Strategy 胡志红 胡湉湉
- 131 世界文学的科幻维度
——以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名家刘慈欣作品为例 王一平 王卫英
- 142 自我的微调与社会的团结
——罗蒂论反讽与现代性认同 匡 宇
- 158 “思想前沿、视野开阔、精彩纷呈”
——第七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比较文学
青年教师讲习班纪要 赵渭绒 廖 然

“世界文学”与“终身成就奖”专栏

- | | | |
|-----|---|---------|
| 166 | 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 张 叉 |
| 184 | 跨界的探寻
——我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 饶芃子 |
| 193 | 也开风气也为师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孙景尧先生 | 刘耘华 邓艳艳 |
| 204 | 关注文学人类学 | 陈 惇 |
| 216 |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探索中国比较文学前沿领域的新进展 | 周 静 |

文学地域与族群表达

- | | | |
|-----|-------------------------------|----------|
| 227 | “地域诗歌”：论大凉山彝族汉语诗群 | 罗庆春 吉洛打则 |
| 238 | 黄土社会地方历史与村落叙事的文学人类学考察 | 李 菲 唐蒋云露 |
| 252 | 地理与分类：西南民族志的异文化展现 | 王 璐 |
| 264 | 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明清土家族土司文学家族 | 多洛肯 朱明霞 |
| 276 | 跨族群文化共存
——《格萨尔》史诗的多民族传播和比较 | 王 艳 |
| 287 | 文化比较与族群研究：以亚鲁王生死观表述为论域 | 张 波 |

符号学专栏

- | | | |
|-----|-------------------|-----|
| 297 |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人类学方法的嬗变 | 张 碧 |
| 307 | “Niche”概念的符号学解读 | 韩 蕾 |

- 317 论交流叙述冲突 王委艳
- 330 三个读者和三个消费者：隐含读者视域下的消费者形象建构
刘 楠
- 339 叙述“框架—人格”的符号学研究 文一茗

学术互动

- 351 读图时代与立象尽意 刘 颖 胡 扬
- 363 理想乐土与现世家园
——“香格里拉”镜像的文本研究 罗安平
- 374 “法国”“文学”再思考
——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出发 余振华
- 384 中美文学对“生存意识”认知的同异
——新写实小说与海明威小说比较解读 林广泽
- 391 本土文学的海外传播
——薛涛诗作的英语译介研究 卢 婕
- 406 从文化脸谱到民族标志
——元晓形象变异研究 国 威 庄佩娜
- 416 论《琴音清淡》与六朝古琴的诗乐舞精神的再现 杨立立
- 428 变异学视野下英语世界的古琴研究 曾 昂
- 438 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与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述 王 波
- 449 神话与中国现代学术问题
——评《神话与古史：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与认同》 唐启翠

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专栏

世界文学与西方中心主义

曹顺庆 吕雪瑞

摘要：本文从歌德对“中国藤椅”的解读谈起，指出世界文学在创立之初就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之弊。继而分析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世界文学仍旧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通过大卫·丹穆若什等当代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的解读探究世界文学在当下仍旧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边界模糊、放弃比较、忽视异质性的作用。笔者认为当今西方学者重提世界文学有一定的新意，但是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的观念，并不能拯救西方比较文学的颓势，并提出世界文学应当关注异质性，由文学、译本、影响力、变异、可比性这几个关键词，主张非西方学者立足本国的话语系统积极参与世界文学研究，重新认识世界文学。

关键词：世界文学 西方中心主义 可比性 异质性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久已有之。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理念，到梅尔兹融会世界主义理念的《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版，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该词的借用，加之米兰·昆德拉等影响巨大的作家对世界文学的不断阐释，世界文学早已不再是个新鲜的名词。时至今日，以大卫·丹穆若什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又重新炒热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成了比较文学范畴内当下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在危机中发展的希望和未来。世界文学真的是拯救西方比较文学学科颓势的一剂清醒剂吗？世界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从这个名词的创始之初谈起。

歌德眼中的“中国藤椅”

1827年1月,77岁的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他对自己的门徒爱克曼说:“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这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标志着世界文学的滥觞。中国学者们总喜欢拿这句话来证明世界文学在开端时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却忽略了歌德接下来所说的一番话:

不过对外国文学的尊重,不应只是尊重其特殊性,将其奉为典范。我们不应认为,文学的真谛就在中国文学或塞尔维亚文学、卡尔德隆作品或《尼伯龙根之歌》里,追寻典范的话,我们应该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他们的作品塑造了优美的人类。^②

歌德眼中正在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从一开始就因为文学交流的局限而忽视了欧洲之外的文学,并且在构建这样的世界文学中,“德国人在其中将扮演光荣的角色”。^③歌德认为:“从文学意义上说,我们比其他民族发展得好。即使他们现在借鉴我们的文学而没有回谢,利用我们的文学而不予承认,但他们终将会给予我们越来越多的赞美。”^④这么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却一直被悄悄地略过。大家沉浸在歌德充满豪情的宣言中,以为平等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正在朝我们招手。

大卫·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导言中,引用了《歌德谈话录》中歌德和爱克曼的一段对话:

歌德说:“在没有见你的这几天里,我读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传奇,现在还在读它。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

我(爱克曼)说:“中国传奇?那一定显得很奇怪呀。”

歌德说:“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

①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② 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第5页。

③ 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第4页。

④ 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第4页。

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谈话录》英文版,132页)

为了回应爱克曼对中国作品的质疑,歌德指出中国传奇并不奇怪,他对中国作品的喜爱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国人几乎和我们一样。因此中国传奇才是可读的、有价值的。在世界文学都应共同追溯的古希腊先哲所体现出的伟大精神中,中国作品有幸分一杯羹,于是才能够被西方作家接受和称赞。世界文学,这个词从最初问世开始,就代表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方式。

在歌德眼中,什么是世界文学呢?德国文学专家简·布朗在探讨歌德的世界文学定义时,给出了一系列模糊的概念:“宽容”“充满活力的范畴、号召和任务”“对话的观点”^①,却没一个明确的概念告诉我们,歌德的世界文学到底指的是什么。她一再强调歌德如何重视欧洲之外的文学,却在文章末尾引用了歌德模仿波斯诗人哈菲兹风格所做的《西东诗集》中的一首诗歌《宝石护符》:

他是唯一公正的神,
要对人人主持公正。
让一百美名的这个美名
受到最高赞美!阿门。

简·布朗用这首诗来说明“这种同中存异的概念甚至可以延伸适用于上帝这个欧洲文化中最根本的同一性概念”,并总结道,“对歌德来说,世界文学就是上帝的一百个美名”。^②上帝可以有一百个美名,但是上帝却是欧洲文化的同一性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世界文学的确可以包括其他文化系统的文学形态,但前提是这些文学都需要抹去异质性的内核,用与欧洲迥异的表面风格为上帝(欧洲文化)大唱赞歌?因为只有上帝才配“受到最高赞美”。的确,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歌德的“宽容”,他大可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观点”,并“平静地接受或忽略它们”^③,接受或忽略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够点缀欧洲文明。

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教科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歌德世界精神的热情赞美,为他提到中国文学而对他感激万分。歌德从他能够阅读到的有限中国

① 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学术月刊》,王宁译,2007年第6期,第36页。

② 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学术月刊》,王宁译,2007年第6期,第38页。

③ 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学术月刊》,王宁译,2007年第6期,第32页。

作品中找到了共鸣,“发现”(抑或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可用来描摹性格的中国家具:“‘我听到美妙的姑娘们在笑,等我见到她们时,她们正躺在藤椅上’,这就是一个顶美妙的情景。藤椅令人想到极轻极雅。”^①中国藤椅和这些姑娘们的性格有什么近似之处呢?中国的读者大惑不解,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泛泛一笔。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感激歌德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从这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虚构他者中,我们感到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大地增强了。仿佛从歌德之口,中国文学的价值才得到了肯定和认同。歌德提到了“中国藤椅”,这让我们沾沾自喜,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自行构建本不存在的关于藤椅的柔美之情。

在笔者看来,歌德的世界文学既可以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优秀作品,也可以是融合了异域风情的文学创作,欧洲之外的文学也可以有幸加入世界文学的行列,但是首先它要符合欧洲人的欣赏眼光,要有与欧洲作品相似的特质,《风月好逑传》(歌德所看的中国传奇)的作者要成为歌德和理查生的“同类人”,而欧洲文明的传统决不能动摇,古希腊之外不存在其他的典范。歌德眼中的中国藤椅,正是这种世界文学的缩影,它可以带有异域的情调,而它的本质却是西方的,它和歌德的世界文学想象一样“极轻极雅”,包裹在西方文明的中心里,催眠了东西方的学者。

全球化、多元文化与世界文学

距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 166 年后,1993 年的《伯恩海默报告》中提出:“文学研究正朝着多元文化的、全球的和跨学科的课程方向发展,这个趋势本身就具有比较的性质。”^②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成了热词,而这两个词恰恰与世界关系紧密,此时把世界文学提上议程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歌德在研究异域文学时所遇到的距离、语言等方面的阻碍已经被克服,那么伴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而兴起的世界文学是不是就摆脱了西方中心的局限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这个被过度滥用的词:全球化。在理论上,它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大幅缩减;在生活中,它带给我们的实际感受是所有的地方越来越相似。今天,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星巴克、麦当劳、7-11、H&M;圣诞节到来时,中国人庆祝的热情让商家兴

^①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3 页。

^② 查尔斯·伯恩海默:《伯恩海默报告(1993 年)》,王柏华译,转引自查尔斯·伯恩海默编,《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王柏华、查明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51-52 页。

奋地通宵开业。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文学市场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的畅销书都盯上了中国这块肥肉。弗兰哥·莫莱蒂在研究18、19世纪小说的国际市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运作的关键机制是扩散:中心的小说不断出口到半边缘和边缘区域,在那里得到广泛阅读、欣赏、模仿并被树为样板——于是把这些区域的文学吸引到中心小说的轨道上来,实际上‘干涉’了它们的自主发展。接着,这种不对称的扩散给文学体系强加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相似性……就像当今美国动作影片,在边缘文化的小型市场上比在原国家渗透得更加彻底。”^①

以中国为例,在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时代背景下,那一代的学者们普遍对学习西方充满了高涨的热情,当时的领军人物鲁迅先生甚至抛出了“汉语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②,我们是如此急切地想要模仿当时在政治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以至于要下狠心甩掉我们所有异于西方中心国家的传统,创造出一个建立在模仿他人基础上的文学新世界。为了和旧的思维模式彻底断裂,当年不少学者甚至主张放弃这种思维模式所根植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以便更好地迎接世界大同。^③ 尽管在中国召开了无数次会议来探讨这场运动,其功过也难得定论,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越来越缺少中国本土的味道了。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一篇题为“什么是世界诗歌?”的评论中,对中国诗人北岛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北岛《八月的梦游者》里的诗,“写来就是为了不会在国际旅行中变质的”^④。中国诗人在挑战西方国家文化霸权时所写作的“世界诗”,所遵循的传统并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当作普适的传统来看待。

宇文所安先生是我在哈佛大学访学的导师,他十分推崇中国的古典诗歌,对中国现代诗颇多微词,我是很赞同先生的观点的。当然,先生若是了解中国现代诗人所处的困境,也许会对北岛多一分宽容。中国诗人“掺了水的西

① 弗兰哥·莫莱蒂:《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尹星译,转引自大卫·达姆罗什等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

② 鲁迅在临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34年12月,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③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这是以写给陈独秀的信的形式发表的。文章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④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方现代主义的仿作”^①并不是有意模仿，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学者们笼罩在“革命话语”之中，凡是为传统文学发声与辩解的行为都被斥为反动。1949年出生的北岛，生活在劳动最光荣的时代，和他同时期的诗人们，没有进行古典诗歌训练的环境和条件，他们根本无根可寻，在文化上已经无家可归。

现今的全球化，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愈来愈陷于无根的境地。同中国的情况类似，许多曾经属于殖民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愈是处于边缘的位置，愈是急于向中心靠拢，急切地希望被纳入主流话语，而当其终于摆脱了边缘的位置后，却发现自己的文学传统已经被消解和替换。这时，全球化的浪潮又席卷而来，于是我们吃着相似的食品，穿着同款的服装，读着各大机场有售的文学作品，从两希文明中寻找共同的缪斯。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消除文化差异的途径。

那么多元文化给世界文学带来了曙光吗？蒂姆·布勒南的这段话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有几位年轻的作家开始写作一种第三世界都市小说，这一文类的成规，使他们的作品读起来不幸好像是用配方预先调制的。与其说它们不真实，不如说太关心接受语境，它们在图书馆里通常被放到同一个橱窗里展示，让人觉得好像不过是为了充数。置身于各色杂交主题的作品之列，它们参与创造出美国人心目中的多元文化。”^②

蒂姆·布勒南的描述一针见血，这种所谓的多元文化，是由一套为了迎合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以奇异的异域特征为卖点的文学作品构成的。它们有着相同的套路，有心灵鸡汤式的优雅和励志，它们描述的场景可以在中国偏远的乡村，在种姓制度森严的印度，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他们的主人公有着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的语言，最后都用自己的母语道出了超越一切的爱力量（也许这一句故意没有翻译的民族语言最好地体现了多元的内涵）。可是，这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了真实的异域呢？正如大卫·丹穆若什所说：“世界文学学者很容易变成文学生态旅游家。”^③这些所谓的世界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展示给美国和欧洲的窗口，让这些国家的读者意识到，这些遥远国度的人或事物，原来也和我们有一颗相同的心。于是在相似性的感召下，

①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② 蒂姆·布勒南：《把世界当成家园》（At Home in the World），第203页。转引自：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③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异域被接受和同化了。

在欧美中心文化辐射下的世界文学，属于弗兰哥·莫莱蒂所说的第二种世界文学：“由国际文学市场整合为统一整体；表现出不断发展的、时而令人惊叹的相似性，聚合是其主要变化机制；对其最好的理论诠释是世界体系分析。”^①事实上，不论是缩小差距的全球化，还是以异域风情为噱头的多元文化，实质上都是一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独角戏。

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没有边界的世界文学

同样是1993年，大卫·丹穆若什在他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世界文学的观点：“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与新发现作品的阅读。”^②丹穆若什从流通、翻译、生产三个部分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无疑，这些故事都非常吸引人：两位年轻的英国人促成了吉尔伽美什之旅，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不断出现的修订本如何反映了文化语境研究的转向，丽格伯塔·门楚证言实录的虚虚实实。但是当我们走出这些故事时，还是一团雾水，那么世界文学到底是什么呢？

丹穆若什发现了问题：“非西方传统如果不落入新殖民模式的预设并被明显地挪用，西方人几乎就不可能评价。”而当今的西方的做法是：“要么把外国的传统压缩为自身传统的一种异域版本，要么把一个原本是对广大世界的敞开，贬低为对新市场的搜寻，或文学原材料的采矿，以供欧美学术工厂进行理论处理。”^③是的，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是世界文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

丹穆若什在结语中提出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三重定义：“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

① 弗兰哥·莫莱蒂：《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尹星译，转引自大卫·达姆罗什等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

②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③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